



自然

犹闻桂花香

张建春

香从雪的疏密处传出，是桂花香。扒开积雪，星星般雅黄色的桂花，在绿叶间睁着精气神十足的眼睛。桂花品种不多，数得过来，金桂、银桂、丹桂、四季桂。四季桂又叫月桂，雪中淋漓香气的是四季桂。雪中的桂花香别致，天空雪花飘飘，桂花香在雪的缝隙里洋溢，偶尔也会和雪花相撞，雪花就因之带上了桂花香。带桂花香的雪花不叫桂花雪，三月雪叫桃花雪，桃花美，桃花不香，倒是应了美花不香、香花不美的老话。不过，桂花是香且美的，尤其是四季桂骨格清奇，美和香兼具。

四季桂和月季花有一比，月桂、月月红都是月月开花的。只是月月红更具观赏性，大量被种植，被世人抬举。月桂花碎，藏在绿叶间，而又被金桂、银桂、丹桂的秋花声掩盖了，显得特别小心翼翼，甚至是提心吊胆。秋之外，发现桂花开，大多认为是气候反常，导致了桂花反季节开，很少有人追寻，这是桂花的另一个品种，甚至一些媒体也跟着鼓噪，作出一篇篇锦绣文章来。金桂、银桂、丹桂在中秋前后开花，四季桂在此刻也是繁花朵朵，共同组建起桂花的江湖。桂花霸气，香气独霸，其他的花香不存在了。爱桂花，男人、女人都喜欢，桂花入酒、入诗，还能进入香水。酒是男人水做的骨骼，香水是女人的另一张皮肤。桂花兼而有之，不用说桂花是男人花又是女人花。

南陵的板石岭，老桂多，百年以上的老桂花树好几百棵，最老的来自南宋，板石岭便被称之为中国古桂花树第一村。板石岭产桂花酒，酒甘冽且有桂花香气，浅啜一口，古意的香轻敲牙关，如是在叩动一扇历史之门，南宋的门轻启，历史的况味油然而来。桂花香水在板石岭随处可见，香是老桂花的香，气是山岚的气韵，中秋时节一岭桂花香，树香、石香、水香，掬一捧山泉，山泉就是桂花香水，沐而浴之，一身的桂花香。

板石岭老桂散走，但不见四季桂，似乎是一种缺失，这缺失或许是为秋天桂花留下的空白，如是国画的留白，诗意般让人想像，但等秋风起，“我花开后百花杀”，桂花没杀气，只有温暖的香，香进入心里的香。过去老家的祠堂，有一棵老桂，是月桂，月月开花。祠堂被辟为小学，不大的小学就月月有桂花的香味，香味淡，却直入胸怀。老师好说“折桂一枝先许我，穿杨三叶尽惊人”“桂在蟾宫不可攀，功成业熟也何难”等诗句，听不懂，却明白了老桂不是一般的树，对其有了更多的爱戴，花是万万不折的，留在树上，让香静静地飘，入心入情人怀。入桂花的诗当以王维的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。”最为有名，意境一流，画面一流。对此诗也有争议，说是两个时空的交待，桂花落在秋天，山却是春山。实际上没这么复杂，王维眼中的桂是月桂，正好在春天开，春天游而闲之，桂落于静，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了。游走板石岭，老桂成势，修竹万亩，虽不是桂花飘香时间，但桂花酒入喉入心，桂花香水揣在怀里，何况还有众多的桂花诗冲撞，还是桂香意涟涟，说不出的惬意和抒情。在雪的桂香中流连，不自觉地想到了板石岭的老桂，和藏在老祠堂里四季桂，都是一段挥之不去的香情，剪不断理还乱的香气，令人思绪万千。眼下的雪中桂花成一小林，棵棵开花，棵棵喷吐香气，有鸟在飞，竟钻入积雪的枝间。鸟也贪恋花香，还是要如蜂般采蜜，说不透，讲不明白，大自然的奇妙，随它去了。

对雪中桂花，拍了视频给板石岭的朋友，建议在老桂上嫁接些四季桂，大雪天不就多了一道桂花香。朋友回曰：不可，古树受保护，动不得，但山中可栽月桂，和老桂为邻。雪花飘飘，顶雪花小走，雪有桂香，雪中人也就桂香披被了。

诗词

再游桃花潭

王家富

又见泾川岁月流，今朝踏翠旧汀洲。
桃花犹照来时路，潭水空凝去后愁。
渡涉依然飘棹影，山青不改倚溪头。
当年送友人何在？唯有清风拂古丘。

情感

来处与归途

金震

今年春节，儿子说寒假时间短，就不回来过年了。妻子舍不得，担心他一个人在珠海孤单，便带着岳母和女儿过去陪他过年。我因为父亲年前刚出院，想趁着春节多陪陪他，就没有一同前往。

腊月二十八，我把家里的对联贴好，就去了弟弟家（父母都在弟弟家过年）。父亲和弟弟住在同一个小区。春节这几天，我白天在弟弟家陪父母迎来送往，晚上到父母那边住。没有别的事，就是陪喝酒、陪说话、陪打牌。家里人来人往，热闹不断，父亲的精神状态明显好了许多，思维清晰，语言连贯，妙语连连，耳朵也能听见了，眼睛也能看见了，打起扑克、麻将来，一点不输从前；母亲虽然忙前忙后，一刻没有歇时，却始终不知疲倦，笑着说亲的热的来了，干活都有劲，忙里偷闲也会上桌打上几牌。

正月初五那天，吃早饭时，父亲笑着对我说：“昨晚，你妈跟我念叨了一整晚，说金震今年过年，整整在家陪了我们五天。要是年轻的时候，哪里拴得住他，早就跑出去跟他的那帮朋友混去了。”言语之间，全是欣慰和满足。

母亲在厨房一边洗碗，一边接话：“你19岁当兵走了以后，这三十多年，还从来没有在家里住过这么长的时间。”我一听这话，顿时心头一酸，眼圈一下就红了，内心满是愧疚和自责，这些年，我陪父母的时间实在太少了。

仔细想想，真是这样。自从1991年当兵离开家，三十多年过去，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，安安心心、踏踏实实陪在父母身边这么久，说是久，其实也不过短短五天。可就是这几天，都已让他们欣慰、高兴不已了。人这一生，都有自己的日子要过，走着走着，便和父母、兄弟姐妹慢慢远了。想到这里，心里满是酸涩。

我想起年轻时，有一年春节去战友家吃饭，一二十人推杯换盏，热热闹闹，战友的姐姐却一直在厨房烧菜、上菜，忙个不停。我看过意不去，便对战友说，让你姐姐不要忙了。没想到他随口一句：“家里的亲戚，没事。”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，很不是滋味。明明是一母所生的亲姐弟，

怎么一长大就成了亲戚了？那时我还觉得他说话太过无情。现在回头看，不是他觉醒得比我早，而是我一直不愿意面对、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罢了。

人长大了，有了自己的家，曾经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一家人，慢慢就分成了好几个小家。兄弟姐妹再亲，也成了逢年过节才走动的亲戚；父母再近，也渐渐变成了我们偶尔探望的人。

为人子，也为人父，我慢慢明白，父母和子女缘分，本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目送。孩子不是为你而来，只是借你来这世上。小时候依赖父母，长大便要独立远行。我们从被目送的那个人，慢慢变成目送孩子的人，这段路不长，却注定无法相守一生。想到这些，心里发酸，也有些难过，但这也是不得不接受的事实。

能安安静静陪父母过年，对他们来说，是难得的开心和满足；而对于我来说，却是这么多年来过得最踏实、最心安的一个年。

初五下午我要到单位值班，晚上妻子、岳母和孩子也要回来了。吃完早饭，我陪父母说了会话，便与他们告别，约定次日一早一同回老家给姑妈拜年。心里想着，一定要把这段心情写下来。走出门口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我知道，我又要回到往常的生活轨迹，变回另一个角色，以后很难再有这么整块的时间陪他们了；我也知道，这五天安安稳稳陪在父母身边的时光，注定会成为我心中最难忘的记忆。

中午，从外地拜年回来的侄子打来电话，问我在哪里。我说在单位值班。他又问，晚上回不回来吃饭，还在不在爷爷家住。我说不了，你大妈妈她们晚上就到家了，我要去接她们，还要给她们做饭。侄子听后轻轻“哦”了一声。

此刻，龙应台那句真切的话，又一次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——“所谓父女母子一场，只不过意味着，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，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，而且，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：不必追。”

亲情

忆父亲

程恭乐

父亲是农民，在我心里，他是最艰辛，也是最伟大的人。父亲学生时代，曾考取合肥体校，却因家境贫寒无奈放弃；后来也曾教书，又因家庭变故不得不终止。父亲本可以脱离繁重的体力劳动，是时代与窘迫的家境，给了他数不清的艰辛。

他一共养育了六个儿女。在我的记忆里，那时一家人挤在破草房里，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。兄妹六人年幼时，家中主要劳力只有父亲和母亲。在靠工分吃饭的年月，为了让一家人活下去，父亲只能年复一年向外祖父和亲友家借粮。哪怕在农村最艰难的日子里，父亲担任生产队队长，始终带领乡亲们辛苦劳作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即便家里一贫如洗，父亲依然坚持让我读书。我读初中时，父亲曾一度患上精神疾病，也许是劳累过度，也许是忧思过甚，这场病痛折磨了他很久很久。

父亲是个极其慈爱的人。中学时，我每次寒假上晚自习都学到夜深人静，上床时双脚冻得像冰一样。父亲总会执意把我的双脚夹在他温暖

的腋下，用自己的体温暖透我的双脚，更暖热了我年轻的心。

那时农村没有电灯，只能点煤油灯。父亲总是省吃俭用买来煤油，供我夜读。直到今天，那盏油灯的光，依然亮在我心里。1986年，我考入六安师范专科学校，父亲怕我冬天受冻，特意在六安百货大楼给我买了一件军大衣。记得当时花了二十七元，在那个年代，这算得上是一件奢侈品。数十年过去，这件大衣我至今珍藏着，因为它承载着一位父亲对儿子沉甸甸的爱。2019年4月，父亲突发脑溢血，在医院抢救治疗了四十多天，转回家中不到一年，便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回想父亲的一生，是饱经艰辛的一生。但与父亲相伴的岁月里，他总教育我：不要被暂时的困难吓倒，要对未来充满信心，做一个坚强的人。

如今家里的日子好了，我总忍不住想，要是父亲还在，该多好啊。父亲虽已远去，却永远活在我心里。